

刘润生  
张西平  
周燕然  
李然

著

# 蒋氏兄弟



7.7  
-24

南人民出版社

刘润生  
张西平  
周燕然  
李然

著

# 蒋氏兄弟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 蒋 氏 兄 弟

刘润生等 著      责任编辑 牛亚和

---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    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     1/32      印张 9.125      字数 193000

1996年8月第1版     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     印数 1—10,000

---

ISBN7-215-03678-2/K·554      定价 12.0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现代中国，在浩瀚如林的历史人物中，蒋氏家族令世人注目。这个家族从蒋介石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到“皇太子”蒋经国驾崩，风云历史 70 余年，其内幕充满惊魂、离奇而又神秘之色彩。

本书力图以特有的视角，特有的文学风格，和所占的不可多得的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，揭开蒙在蒋氏兄弟身上那层神秘的面纱，写出他们的欲，他们的刚，他们的情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苦闷，他们的狂奋……并摘取蒋氏兄弟从童年到晚年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之谜，奉献给广大读者及所有惜爱此书的朋友们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一部 一个童年 两种境遇</b>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第一章 来如一阵风，去如一缕烟的父亲从经<br>国降世起就没有留下多少印象..... | (1)   |
| 第二章 情留上海，生母遭遗弃，幼小的心灵<br>又多几分寂寞，几分惆怅.....   | (5)   |
| 第三章 非蒋之子，却备受钟爱，令世人费解<br>.....              | (12)  |
| 第四章 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，严教兄弟俩相<br>亲相爱，读书不辍 .....     | (17)  |
| <b>第二部 各怀其志 各有所归</b>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23)  |
| 第五章 留苏十三载，蒋经国饱尝人间甘苦 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23)  |
| 第六章 子承父业，弃笔从戎，蒋纬国投身军<br>旅生涯 .....          | (52)  |
| 第七章 回归故里，蒋经国面临新抉择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57)  |
| <b>第三部 经文纬武 相得益彰</b>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85)  |
| 第八章 从以父为敌到服从父命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85)  |
| 第九章 锋芒显露 众人称道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92)  |
| 第十章 德国兵营把蒋纬国塑造成职业军人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12) |
| <b>第四部 婚恋与婚变</b>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17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      | 慧眼独钟的蒋经国，悄悄爱上金发女<br>.....    | (117)        |
| 第十二章       | 蒋纬国初坠情网，校园传出风流事<br>.....     | (121)        |
| 第十三章       | 大洋西渡，蒋纬国海上留下罗曼史<br>.....     | (123)        |
| 第十四章       | “战神败在爱神脚下.....”.....         | (124)        |
| 第十五章       | 步父后尘，太子又播情种.....             | (126)        |
| 第十六章       | 金屋藏娇，双双被蒋方良堵在室内<br>.....     | (130)        |
| 第十七章       | 章亚若死之谜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36)        |
| 第十八章       | 娇妻早逝，蒋纬国梅开二度.....            | (142)        |
| <b>第五部</b> | <b>身贵为皇子也有坎坷路.....</b>       | <b>(146)</b> |
| 第十九章       | 上海“打虎”失败之甚，令蒋经国<br>遗恨终生..... | (146)        |
| 第二十章       | 兄弟协父挽危局，无奈回天无力...            | (159)        |
| 第二十一章      | 消除异己，为蒋经国升迁疏航铺路<br>.....     | (169)        |
| 第二十二章      | 蒋纬国20年未获晋升，究竟何故<br>.....     | (177)        |
| 第二十三章      | 失支柱蒋介石作古，兄弟俩悲恸<br>愈恒.....    | (193)        |
| 第二十四章      | 风雨飘摇中太子接班，励精图治<br>.....      | (199)        |
| <b>第六部</b> | <b>悄悄然“蒋家王朝”拉上帷幕.....</b>    | <b>(212)</b> |
| 第二十五章      | 不辞而别，宋美龄悄然离台.....            | (212)      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二十六章 | 79岁画上句号，蒋经国先弟而去<br>.....        | ( 220 ) |
| 第二十七章 | 大势去，蒋纬国忧忧度日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236 ) |
| 第二十八章 | 蒋家已无掌门人，权落他人.....               | ( 241 ) |
| 第二十九章 | 多磨难，当属姓“章”的蒋门双星<br>.....        | ( 261 ) |
| 第三十章  | 思乡切，蒋后裔纷至大陆，岂不料<br>章孝慈病发京城..... | ( 271 ) |

## 第一部 一个童年 两种境遇

### 第一章 来如一阵风，去如一缕烟的父亲 从经国降世起就没有留下多少印象

1910年4月27日，正是桃李花开的季节，蒋经国在他的祖屋丰镐房呱呱堕地。他的降生于世，给人丁单薄的蒋家带来了莫大的欣慰，因为此时，家中只有他的祖母、母亲两人；而父亲蒋介石，则犹如一阵风、一缕烟，飘在她们永远也不会去的地方。蒋家太需要添丁进口，太需要个男子汉了，蒋经国无疑成了所有人的希望和寄托。

那就先从蒋经国所处的这个蒋氏家族说起吧。

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，过去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，后来却是统治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声名显赫的蒋介石的家乡。清朝末年，溪口属禽孝乡，蒋介石于1928年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改称溪口乡，7年之后改为溪口镇。全镇900余户，蒋姓便占去500户，足见蒋家的确是个大家族。

蒋家原从奉化三岭迁修峰岭，再迁至溪口落户。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在溪口经营玉泰盐铺，贩卖粮食、烟酒、食盐、杂货等。玉泰盐铺在溪口很有名，原先主要经营盐、石灰，店堂里挂着“官盐”的招牌，盐是从宁波批发来的，石灰



是从富阳运来的。后来又去安徽芜湖贩米，同时酿酒兼营糟坊。经过太平天国战事后，盐铺交给了蒋介石的父亲蒋明火，蒋玉表则诵经念佛，安度晚年。他还懂得一点草药医术，曾入山采药，给乡人治病，也曾在武岭庵施粥施茶，博得镇人对他的好感。

蒋明火是个性情刚直的人，精明能干，玉泰盐铺经他手，几年又生意兴隆起来，成为溪口镇十甲户之一，而且他处事公正，在乡间常常为人排解纠纷，又热心公益事业，受到乡民的尊敬。可惜，他人生苦短，只活了 54 岁。生前，他婚娶频繁，先后结过三次婚。原配徐氏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周康，号介卿；女名瑞春。徐氏病故后，续娶孙氏为继室，不久亦故去，乃娶王采玉为填房，即蒋介石的生母。

说起王太夫人采玉，颇有一段来历。据说蒋家开设的玉泰盐铺内，有个老伙计叫王贤东，是奉化葛竹村人，在铺内一连干了 20 余年，为人诚笃，很受蒋明火信赖，王采玉就是王贤东的堂妹。王采玉娘家道中落，度日艰难，全靠采玉一双灵巧的手，做些针线女红补贴家用。出嫁后，不幸年轻守寡，只有 22 岁，便在葛竹庵带发修行，吃斋念佛。她还粗通文字，能诵《楞严经》、《金刚经》等经卷。后来，经王贤东撮合，还俗嫁到蒋家。

梅开二度的王采玉，从嫁蒋明火后，共生二子二女。长子周泰，乳名瑞元，又名介石，后改中正；长女瑞莲，嫁玉泰盐铺学徒竺芝珊为妻（竺芝珊于 1971 年死于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内）；次女瑞菊，生下数月即夭亡；次子瑞青，3 岁夭折。

蒋明火病故那年，蒋介石刚刚 9 岁。从此，蒋家一门孤

寡，无依无靠。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：

“当时清廷政府腐败，胥吏豪绅依附权势作恶，我家人丁单薄，遂成为凌虐胁迫对象，没有一日安宁，曾经为田赋征收，被强迫摊派役使。”

“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，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，我家母子含愤忍痛，悲苦情况，无法比喻。”

蒋明火去世后，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很快另立门户。王采玉抚孤携幼的处境更加艰难，只有忍气吞声，一面诵经念佛，求取心灵的安宁；一面望子成龙，严加督促蒋介石的学业。

1901年，蒋介石15岁，王采玉为蒋门不断烟火，便给儿子娶了大媳妇，想用“早为完娶”稳住蒋介石的心。新娘毛福梅，家里开一处杂货店，家道小康。女大于男5岁，蒋介石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丈夫。

毛福梅幼年聪慧，容貌俊秀端庄。出嫁后极尽妇道，能够将家中之事处理得井然有序，每每受到王太夫人的夸奖。不过夫妻二人感情平淡，貌合神离，很少欢聚，蒋介石对毛福梅不甚满意。直到1905年，蒋介石到宁波文昌街陈家祠堂读书，王太夫人命他将毛福梅带去伴读，才得以凤凰双飞之乐。这一时期，蒋介石对毛福梅感情较好，曾雇用一个梳头娘供毛福梅使唤，还请来同学的妹妹教毛福梅读书，但时间也只有半年多，便将她送回了溪口。此后，蒋介石去保定，出东洋，奔走国内外，每年回溪口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
蒋介石是在与毛福梅婚后第四年，听从老师“青年欲大成求新，当出洋留学异邦”的话，东渡日本求学的，但由于他未能考取日本陆军学校，又折返华北，考入保定的全国陆

军速成学堂，次年冬再度去日本，先入振武学校，后升入日本野炮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。此时他结识了孙中山与陈其美，开始了戎马生涯。

当时，革命党人在清朝政府的侦缉与监视下，经常危机四伏，毛福梅和王太夫人为此日夜不宁，只有在佛堂内跪拜祈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蒋经国的出生，对她们在精神上无疑是巨大的安慰。特别是对毛福梅来讲，使蒋家后继有人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。

蒋介石和毛福梅给孩子起乳名为“建丰”，号“经国”，顾名思义，是希望他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“经国济世”之才。65年后，蒋经国真的成为台湾第一号人物。当然，那是后话了。当时的经国最重要的作用是续蒋家香火，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，王太夫人和毛福梅自是对他宠爱有加。

蒋经国出生时，父亲蒋介石还在日本振武学校读书，冬天才毕业，到北海道野炮联队实习。他要到日本军队当兵一年，考验合格后才能晋升日本士官学校，成为正式士官生。这时的蒋介石实在难以分心。当时他是二等兵，训练非常艰苦。北海道高田是日本最冷、最多雪的地方，下大雪的日子里，雪有时会把整个城镇都覆盖起来，士兵们就得爬上屋顶去铲雪。每天早上5点起来，用冷水洗脸。伙食很差，纪律很严，稍有不慎就会招致粗暴的打骂。二等兵上面还有上等兵、下士、中士、曹长、特务长，然后才是正式军官，谁都可以命令、使唤二等兵。蒋介石每天都得到马厩里用干禾草为军用马匹擦身，常常累得疲惫不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又怎能分神去关注遥远的老家这个小小的婴儿呢？只能给他捎去个寄托未来的名字。

1911年夏，在高田炮兵实习的留学生放了暑假。蒋介石回到上海，见了恩师陈其美后，返回家乡溪口，这时他才算见到了正牙牙学语的孩子蒋经国。年轻的蒋介石自有一份初当父亲的欢愉。虽然与毛福梅感情不太好，但有了子嗣，总算对列祖列宗有所交待，也使母亲有所慰藉和希望，自己也更可以安心在外，努力奔前程了。

小经国从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开始，所接触到的只是那古老的、显得有些光线不足的厢房，和围绕着他的几个女人的脸孔，现在突然见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他感到恐惧和羞涩。和所有的孩子一样，他把脸埋到祖母和母亲的怀里，不肯与陌生的父亲接近——他才1岁，还没有父亲这个概念。蒋介石是被当成生人而被排斥了。

蒋介石在老家逗留的时间不长，根本来不及让孩子熟悉他的脸孔。况且，他从小就养成的不安分守己的性格，早已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了，毛福梅与小经国母子俩并未拴住他的心，妻子、孩子、家庭，这些字眼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与他的政治欲望相比，太微不足道了，他没顾上和半守寡的毛福梅说几句私房话，也未来得及亲一下小经国的脸蛋，便匆匆赶回上海，继而又重返日本。所以，对蒋经国来说，父亲来如一阵风，去如一缕烟，无法在他这个幼子的脑海里留下什么印象。

## 第二章 情留上海，生母遭遗弃，幼小的 心灵又多几分寂寞，几分惆怅

蒋介石回日本不久，国内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

这便是辛亥革命爆发，为组成革命政府，陈其美急命留日学军事的革命党人火速返国，蒋介石与张群等人联袂归来，并投身于沪军都督陈其美门下，他协助陈其美在沪招募士兵成立沪军第五团（后编成步兵九十三团，蒋任团长）。蒋介石自日本返国后，虽然军务繁忙，余暇时间却也不少。在此期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结识了一位红粉知己，因碍于耳目，只能金屋藏娇，半暗半明。这女人便是后来成为蒋纬国养母的姚怡诚。

姚氏出身寒微，曾在上海北里法租界某妓院做房待，花名怡琴。蒋介石在沪时常随陈其美赴北里，在筵席上见到了姚氏，姚氏对眼前这位仪表堂堂的年轻军官颇有几分好感，便刻意奉迎蒋介石，而蒋介石正值精力旺盛之华年，又远离妻室，更何况结发妻子又是一位大字不识的乡下佬，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蒋介石与她已貌合神离，看到姚氏这位生得明眸皓齿，面目娟秀的年轻女子，真有些相见恨晚之慨，谈的甚为投机，一来二往，感情日笃，他俩便赁室同居，后来，事被姚怡诚的父亲姚宝叔获悉，他为自己招赘续嗣考虑，坚决不同意他的女儿与蒋介石结合。但此时蒋、姚正在热恋之中，如影随形，无法分开。这一期间，他们住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 13 号蒋的秘密住所。姚宝叔的堂房哥哥姚云显，此时在上海做红帮裁缝（那时对西式裁缝的习称），生意兴旺，乡下家属也陆续到了上海，姚云显的大女儿姚月英，嫁给做地产生意的富商殷能章为妻。有一次，月英在某戏院包厢里看戏时，正巧碰到姚怡诚，姐妹相逢，涕泪交加。以后经多方调解、劝说，姚宝叔才承诺了这门亲事，并且在殷家由蒋介石出面补办了喜酒。

蒋介石携姚氏还乡时，年方 25 岁，身穿毕挺的西装、闪亮的皮鞋，气宇轩昂，英姿勃发；姚氏恰青春年少，柔顺妩媚，风姿绰约，可谓称得上是一对郎才女貌。那时，男子纳妾犹如家常便饭，不纳妾反属罕见。风气如此，王太夫人乐于接纳这位上海媳妇，自然不在话下。何况，姚氏见过世面，懂得应酬，对婆婆曲意奉承，百般顺从，王太夫人自然感到欣慰。

此时，唯一感到不悦的只能是毛福梅了，她毕竟是明媒正娶的蒋家大夫人，自然不喜欢这位年轻貌美，打扮入时的上海新客。自嫁到蒋家后，她与丈夫聚少离多，自己虽百般依顺，千般讨好，但郎心如铁，冷淡如旧。如今又添新欢，对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，今后更要独守空帐，想到这些，毛福梅顿觉心寒意冷。但是丈夫纳妾，在一夫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，并不被人非议，更不属违法之举。何况丈夫喝了洋墨水，又是沪军团长，同盟会会员，此次归家，可谓沸腾乡梓，简直比戴着四品顶戴花翎荣回故里还要光彩。毛福梅快快之余，又觉得这样有头有面的丈夫，今日得配美眷，也是自己的一份荣耀，木已成舟，只好顺其自然了。

小经国那时候虽然只有 2 岁多，尚未懂事，但母亲的不快对他多少会有点影响。

蒋介石这半年，悠游于山水之间，闲来读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逗儿为乐。经国也于此时才尝到一种有异于母爱的父爱，可惜年龄太幼，无法留下什么记忆。

“二次革命”开始，国民党兴兵讨伐袁世凯，蒋介石奉命回上海参加活动，姚氏则留在了老家。姚氏虽苦心侍候丈夫、婆婆，但因她不能生育，又使蒋家人无不感到失望。当

小纬国被送回奉化后，姚氏领养了他，视为己出而钟爱万分。尤其是蒋介石再娶陈洁如后，纬国更是她心灵的全部补偿了。

蒋经国从小是在王太夫人严格的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，并且得到了慈母的鞠育躬劳，训督嘉勉，性情稳重，懂事听话，有些娇怯易哭。他5岁时进了武岭学校，读些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之类书籍，6岁正式从塾师顾清廉、王欧声学习，读了6年的四书五经。读书对蒋经国来说是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鲜生活，但所读教材对于6岁的孩子，未免过于艰深。启蒙教育结束后，顾清廉对小经国的评价是：“天资虽不甚高，然颇好诵读。”

这一童稚时代，蒋经国是非常寂寞的。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玩伴，也常年见不到父亲的身影，父亲只生活在他朦胧的记忆里。戎马倥偬，蒋介石奔波于广州、上海之间，一向甚少回家，偶尔回去也是行色匆匆，未待卧榻睡暖就已离去。所以，父亲留给他的印象是英伟有余而宽厚不足，严厉有余而仁慈不足。常听父亲唠叨的话是：“在家当听祖母，汝母之命，说话走路，皆要稳重，不可轻浮。”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父亲，就自然而然地依恋母亲，母子感情十分深厚。每逢佳节庆典，他都随祖母、母亲去赶庙会看热闹。

六七岁的经国，逐渐克服了幼时娇怯易哭的毛病，增强了勇敢精神。有一次，他到岩头外婆家，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孩子向他挑衅，邀他摔跤，他明知自己比人家小，但仍不示弱，也捋胳膊挽袖子摆好架势迎战。虽被摔倒在地，也不哭，爬起来继续往上冲，这股顽强劲儿倒受到小朋友的佩服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

只有母爱而缺乏父爱的童年，肯定是孤寂和不甚快乐的，虽然父亲也常有信给他。蒋经国 12 岁那年，父亲给他写过这样一封短简：

经儿知之：尔《说文提要》读完否？记得否？如已读完记得，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，顺序读去，勿求过速。《尔雅》读完时，小学书，可认许氏《说文》；或后读《尔雅》亦可，随尔先生定夺，余不遥制也。汝父在此甚忙，战事已胜。并闻。

#### 父示

从这封书信中可窥测到蒋介石对亲生儿子经国还是关心的，既是在外征战之时，仍不忘对儿子的教诲，叮嘱儿子如何读书，这对小经国心智的成长虽有一定益处，但书信的往返毕竟代替不了具体的传授，亲切的笑容。在小经国的脑海里，父亲只是一个概念，或只是一个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陌生人，始终无法找到一丝温馨的回忆。这恐怕是他终生都引以为憾的。

后来留学苏联时，有天跟同学划完船，躺在溪边的草地上聊天，好朋友徐君虎不禁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小时候打猎的情景：“嘿，要是我们新宁老家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我爹准带我去打野猪！”“野猪？野猪是什么样子？”蒋经国胳膊支起上半身问。……徐君虎还讲了许多小时候淘气的故事，蒋经国笑得捂着肚子弯着腰，连肚子都笑疼了。可是笑完后，他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我小时候没得你那么好福气。我生下来以后，爹爹就没管过我们死活。他在东洋，家里就剩下婆婆、妈妈和我，吃尽了苦……”

整个童年时代，小经国未向父亲说过贴心体己的话，也



未一起携手嬉戏玩耍。不过，真正有极大震动力的还是父母的不睦，乃至生母被遗弃。

蒋介石对毛福梅一向冷淡，童年的小经国看不到父母有什么亲昵表现，但在当时的社会，似乎也理当如此，严父慈母是那时的风范。但为闹离婚，父亲对母亲大打出手，这可是有质的不同了。

那是1921年6月，蒋介石的母亲王太夫人溘然长逝。自此，蒋介石的婚姻生活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王太夫人在世时，蒋与毛氏的感情已产生许多裂痕，但慑于母亲的威严，更怕伤了母亲的心，蒋介石不敢造次，还勉强与毛氏维持着夫妻间的表面形式，以尽儿子的“孝道”，维护自己“孝子”的名声，这一点蒋介石做得很注意。王太夫人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。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、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地的桃坑山，如果将王太夫人棺柩与之合葬，就得屈居徐氏、孙氏之下，这是王氏所不情愿的。蒋介石当初曾向她建议，将桃坑山父坟迁葬，单独与王氏合穴，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。她态度坚决地对蒋介石说：“瑞元，你千万要记住，我将来坟墓不要与你父亲合葬。”蒋介石顺从了母意，请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寻“龙潭虎穴”、子孙兴旺的好坟地，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。后来，蒋介石在母亲墓道半山起造坟三间，题名“慈庵”。

母亲死后，蒋介石再无顾忌，逼迫毛氏离婚、争吵、打架的事时有发生。蒋经国至爱母亲，看到母亲被殴打，自是又惊又恐，刻骨铭心，对父亲也有了深深的疑惧。只是由于那时太年少，无力介入，更无力保护母亲，只能站着发愣。